

# 难忘扶贫岁月

□ 郇岩

雨水,润万物,破土,为新生。立春后的第一个节气,东风解冻,大地复苏,人间真正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全新春天。

也就是在这天,我收到了曾采访过的优秀驻村第一书记魏新力发来的新书《扶贫岁月》。惊喜之余,不免感叹,能够亲历脱贫攻坚这一必将彪炳史册的壮举用文字记载的纪实作品,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脱贫攻坚战是三大攻坚战之一,整个国家上下一盘棋,全民一条心,迎战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时代报告》顺势而上开设“特稿”栏目关注驻村第一书记。也是在这一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深入基层一线,采访了全省各条战线数百名优秀扶贫干部。由此,我采写了《王志杰:百姓谁不爱好官》(赵红珍:郭庄村的编外村民)

《张克功:造福百姓,向梦想出发》(魏新力:驻村书记的扶贫路)等一系列奋斗在一线最为优秀的驻村第一书记们。

犹记得第一次采访魏新力是2018年7月,那天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他所在的睢县蓼堤镇龙王店村后,对于我的采访他只是礼节性地客套了一句,干的都是百姓日常,没啥惊天动地的事。说完,他便抱给我一大摞手写的驻村日记以及在各大报刊上刊发的有关驻村的文章。之后,接了一通电话便去村里忙了。这种冷遇,是我多年来下基层采访很少遇到的,但能理解。后来,因他的事迹突出,我再次跟踪报道。所到之处,听到最多的是村民对他的评价及赞赏。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我深知,一

位博得群众认可的驻村第一书记,一定是用他们心中的那杆秤称出来的。

2020年中秋节前夕,魏新力给我发了一篇他写的纪实文章《活着》。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基层扶贫干部在历经重大人生变故及命运选择之后的心路历程,不难看出,文章的主人公就是他本人。家庭的变故、扶贫工作的压力、被组织提拔又主动放弃后遭到的误解,而后又坚守驻村岗位的抉择等等。通篇没有一句华丽的词藻,却句句牵动我的心。

跑项目,筹资金,他们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解决了一道又一道难题,几百甚至上千个日日夜夜,在乡村一线的岗位上不辞劳苦,带领群众在希望的田野上奔忙,艰难打赢了脱贫

攻坚战,成就了一幅生动感人、可歌可泣的脱贫画卷,成就了一部朴实无华、可歌可泣的乡村脱贫史。同时,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中也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这精神将激励广大一线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奋发有为,勇立新功。这精神也终将载入史册,永放光芒。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脱贫任务完成了,魏新力的新书《扶贫岁月》也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出版发行了。可喜可贺之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是我们不懈奋斗的永恒动力,今后的乡村振兴战略也许需要更多攻坚战。

亲情

## 母亲在花园

□ 侯晓敏

故乡花园

母亲是个美丽的女子,十里八村出了名,两条又黑又粗的麻花瓣到腰窝,瓜子脸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小巧挺立的鼻梁,唇红齿白。

母亲在故乡的花园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母亲只上过三年学,家中姊妹七人,她排行老大。姥爷姥姥为了一大家子有口饭吃,忙得没白没黑,照顾弟弟妹妹的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从此,母亲一生在照顾别人中度过,从未停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故乡的花园在田野,高大的梧桐,笔直的杨树,婀娜的柳树。人们穿着破旧的布鞋,踩着温热的土地,牵着牛赶着骡子拉着架子车,一路向自家地里走去。母亲也在这劳作的大军中,和同村的几个黄毛丫头挎着粪箕子拿着铲子,争先恐后地来到地里割草,割草可抵工分。母亲干活是把好手,她来到地里蹲下身子,左一下右一下,眼睛也不闲着,四处看哪里草多,蹲着身子快速转移过去,铲到草落,一刻也不停歇。

勤劳聪慧和善的母亲被生产队选中,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直到随父亲去宁夏做了随军家属。

山区花园

1977年母亲抱着我拉着俺姐背着包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宁夏大武口市人武部,最后几经周折,我们在石炭井区人武部安顿下来,全家有了一个安定的住所——贺兰山脚下一处联排的砖瓦房。

我家分得一处三间带个小院,母亲很高兴,终于有个安稳的家。从此,家里生机勃勃,诗情画意。

小院不大但很温馨,母亲亲手布置院落,用红砖铺就了一条约两米宽的小道,小道西侧有间配房,空出一小块供我们玩耍,右侧全部开垦出来,不算宽敞的院子被整理出了六小块土地,我们仿佛住进了一个小花园。

春夏季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院子里,夹竹桃、玻璃翠、向日葵、牵牛花,厚脸皮(不知花名,母亲就这样叫它,现在才知道是多肉的一种——玉树)、葡萄藤、月季花、文竹渐次开放,甚是热闹。

盛夏时节,碧绿的黄瓜、橘红的西红柿、酱紫的茄子,母亲小心地侍弄着菜园,浇水、施肥、驱虫、掐枝、架藤……

秋天来了,碧绿鲜艳的色泽渐渐抹上一层金黄,一些枝叶枯萎了,花朵干涩了,唯独向日葵还向着太阳扭动着腰肢。经过一个夏天的洗礼,黑色的果实渐渐饱满,犹如金色的圆盘上镶嵌着一颗颗黑宝石,让人不忍采摘。

冬天到了,万木萧条,那里的冬天非常冷,菜地冻得硬邦邦,偶尔有几枝残枝败叶蔫蔫地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娇艳的花朵早已随母亲搬进了屋。屋内花红柳绿,屋外萧萧肃肃。

母亲和我们在这个花园小院里度过了大约八个春秋,我觉得这是她一生相对幸福平静的时光。1987年,父亲向上级强烈要求转业回家乡,母亲带着我们离开了她万般不舍的花园小院。

阳台花园

回到家乡,父亲4000多元的安家费,杯水车薪,全家居无定所,寄居过老家,住过招待所,租过民房,直到父亲单位集资建房我们分得一处八九十平方米的楼房,才结束了这漂泊的日子,那段时间,母亲没养过花,心都无处安放,花朵焉能安放。

乔迁新居时,我家迎来了偷生的弟弟,拗不过爷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虽有喜悦,但也掺杂着许多苦涩和艰难。一家六口靠着父亲一个人微薄工资生活,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幼子要喂养,这段时期是最难熬的日子,我清晰地记得,母亲为了省钱,每天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捡散落的菜叶,出去干零活补贴家用,拮据的日子里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花园。

母亲的花园复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搬了家,日子过得缓和些。新居有一个狭长的阳台,母亲一有空闲便侍弄花草。母亲一生极其节俭,养了一辈子花,却从未花钱买过一盆花,阳台的花慢慢多起来,不经意间又多出一盆,母亲的花是哪来的呢?不得而知。

最后的花园

母亲走了,与病魔抗争了一年。母亲,您走吧!去天堂再造一个美丽的花园。母亲,您走吧!一辈子为了别人,从未爱护过自己,您是蜡烛,您是春蚕,我们可爱的、可亲的、可敬的、可怜的母亲啊!我们永远爱您!

一切抢救都停止了,我们送母亲回家。母亲出了病房大门,眼睛向天空张望了一下,不多久,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们抚摸着她的头发、脸庞,温暖着,温热着。母亲走时如婴儿般睡着,高挺的鼻梁,红红的嘴唇,尖尖的下巴,光滑的皮肤,母亲好美,美丽了一生,走时依然美丽。

母亲在北京住院时,心心念念着她的花,嘱咐三妹照看一下,三妹不负重托,得空便跑去照顾一下,还不时视频让母亲看看她亲手栽培的花。母亲孩童般喜悦,一盆一盆地数着她的花,隔空与小生灵的对话让她暂时忘却了病痛折磨。

母亲走了,她的花留下了,我们把它们搬到了母亲最后居住的小院,守护着它们,就像守护着母亲那样,尽其花开花落。



暗香疏影

李陶 摄

生活

## “三驾马车”的约定

□ 王士敏

好久没有创作冲动的在下,突然就有了冲动想写篇散文,题目就让它不同凡响。朋友圈里的诸友可能会猜到,这不是写他仨的嘛!肯定也会有朋友说:“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仨。”吾只曾写作,猜谜不关我的事。

他仨曾在同一个县的县委班子里,还都是一跺脚四周落土的角色。他仨曾和另一位县政府官员率领乡镇的千军万马,赴兰考县三义寨人工开挖引黄总干渠的“沉沙条池”。那工程也许是商丘历史上人工挖河的最后一次。工程之艰苦,民工之辛劳不言而喻。当时文学和新闻都成绩斐然的,商丘日报记者司某深为震惊,挥笔写就长篇报告文学《万众托起一条虹》,也曾引起啧啧称道。

他仨先后调离了一同供职的这个县,分别挪到了市直部门任正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仨先后赋闲在家。

他仨早已情投意合,相聚已是家常便饭。他仨曾精神抖擞地相约骑自行车游览木兰故里,饭毕一时冲动,又听从老大动员,拐个大弯面见了他的高中女同学。艰难异常地回到商丘,老大哥是当官几十年第一次骑自行车,屁股上磨了几个大水泡。年

龄不小了,不能再冒傻气了,这是他仨的共识。此后,他仨骑车走过二环路,中间临时吃顿便饭。步行走过几次神火大道,有时三人的配偶也加盟,中间在街边饭馆共餐。

因为有共同语言,一年总有那么一两次餐馆小聚,他仨都争着结账。后来他仨商定不挣不抢了,轮流请客,席间交谈甚欢,好不快哉。甚至商定,三人一年最少聚餐一次,直到老迈无力,不能动弹为止。

天有不测风云,那令人神伤至极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降临,风声鹤唳,全民皆兵。本以为半年或一年可以了结,谁料竟愈演愈烈。地处中原腹地,旱涝保收的古商都也颇受其害,紧一阵松一阵,似乎已成常态。

他仨中年龄最小的、已退休九年的银杏王,利用手机这一人手至少一部的工具,正式提出建议:“咱仨谁都不缺这顿饭钱,见见面说说话啥都好,从下次开始改为喷大空吧!谁有啥新闻说说,拍拍屁股各自回家吃饭咋样?”大家一致同意,多次聚会,每次都相谈甚欢,其乐融融。

这“三驾马车”简洁务实的聚会方式,不应该大声叫好,不应该推而广之嘛!

连载

## 茫茫夜空光似眼

□ 李清海

时,戴维斯采取规避动作,奋不顾身掩护他迅速脱离了灯光照射,然后他俩带着各自的僚机落荒而逃。

顿时,安州区域天空安静下来。军民欢欣鼓舞,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庆祝夜战告捷。

道高一丈

在五颜六色的夜航灯指引下,四架

战斗机轰鸣着着陆了。海勒希下飞机后,气呼呼地向机场指挥大楼走去。

眼下,第五航空队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在灯光映照下,队长尼克里的脸色变成煮熟的猪肝色,还没等海勒希站稳脚跟,他忽地从转椅上起身,大发雷霆:“中校先生,我对你这‘美洲虎’表示怀疑,怎么连一发炮弹没打,又丢掉好多架飞机,真是一败涂地!你丢人不要紧,这是对美国远东空军的一大打

诗风

## 长相思·春雪夜

□ 刘彦华

雨一更,雪一更。念一成,怨一成。  
无限春心梦不成,去年披衣起坐听梅声,今夜花正浓。枕又空。

## 老隅首的春天

□ 李宁

缝会上,南来北往 把浓浓的相思,写在一个被俗称老隅首 心上  
的地方

鸡蛋、红薯、香椿 当然,还有黄河的号子  
……蒜黄 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  
像一条河,有滋有味 喧嚣  
的土特产 传统的日子,沐浴着  
在日渐繁华的街道上 新时代的阳光  
流淌

当然,还有育肥了的 出了嫩芽  
牛羊 柳笛声声,长出了流  
还有待字闺中的姑娘 年的期望

## 春天,一直住在花乡茶谷

□ 任茂华

当第一只水鸭 不过是漫漫长路中的一个过道  
在云水湖划起清波 那是春天  
在水中 其实春天  
打了一个激灵 一直藏在这里

当香樟亭下 坐着冰墩墩 茶花说  
立春雪容融时 春天是醉人的色彩  
茶树已着上青绿装 梅花说  
那是春天在旋转 春天是诗歌与梦想  
原来 春天从未离开

当第一束梅花 散发出阵阵清香 春天与花乡茶谷  
与阳光捉起迷藏 早已融合在一起  
托起飞鸟徘徊 勾勒出诗与远方  
那是春天已敞开心怀 彰显  
你我的芳华

曾经以为 花乡茶谷的时光隧道 激励  
不过是遮风挡雨 我们一起向未来  
向未来

## 写在冬奥

□ 晚枫

双春拥抱冬奥城, 国力崛起举世惊,  
四海宾朋聚北京, 决不称霸永践行。  
满怀憧憬向未来, 和谐同住地球村,  
疫情难了冬奥情, 五洲融为大家庭。

世纪格局破经纬, 灯笼沉去复照明,  
单边帝履将欲倾, 东海升腾一新星,  
东方雄狮一声吼, 堪当大任唯中华,  
八面欢呼求共赢, 人类方阵排头兵。

历经磨难铸天鼎, 秉持正义与公平,  
横卷席卷九州晴, 开启新程航路领,  
终盼扬眉吐气时, 高洁风骨何所立?  
不再逃避屈相迎, 厚重文明砥柱擎。

击,也给“空中绞杀战”带来了霉气!”海勒希昂着头,脸上流露出一气汹汹的神色,活像一头发怒的老虎嗷嗷直叫:“大校先生,你应该军法处置白吃饭的一群情报参谋,他们志志愿军没有探照灯部队,结果出现了,让我束手无策。这难道能怪我吗!”

尼克里气愤地说:“要什么虎脾气!这类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过,你带机群照样旗开得胜,这是为什么?”他边说边点燃雪茄。

海勒希辩解:“同样是探照灯部队,中国志愿军新兵比欧洲军队老兵厉害啊!”

尼克里吐了一口烟圈,毫不客气地说:“要不,调你这‘美洲虎’入朝作战干什么!”他的话像杠子似地打了下去。

海勒希闭口无言。

(未完待续)